222.03
Si317
W
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222.03
Si317

史記菁華錄
卷五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霍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46.3.22
85809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淮南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弟同居（初敘得落落不自得與後對看）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以文帝之賢而猶是）釋之也當其未遇時會則一無可見人之表見固有時數耶　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始請未授且召見之）見文帝愼重官材處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二句（戒抑之詞）令今可施行也（此句導其降格陳言）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則前之所言爲三代以上可知）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昔人入貲爲官宜乃益貧今人不宜則已宦則倍獲什伯而取償焉讀此傳及司馬長卿傳良足以見漢世之輕薄貲郎猶有忠厚之意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秦漢事亦多又在文帝稱善此篇數用久此句則其言愈約之字有意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蓋謁者令乃是官之長

林尉諸禽獸簿因觀虎圈遂稽各禽獸籍十餘問尉左右覩盡不能對實無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長句欲以觀其能口對譬應無窮者此後又着許多問寫出兩下神情俱活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是斷語又高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令又在尉之上故釋爲超遷有恩致甚

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發問妙從久之二字算出

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

利口者變亂是非之謂虎圈嗇夫以禽獸簿爲職掌奏對詳明洵爲才吏豈得以利口斥之周勃不能對刑名錢穀猶謂別有主者上林尉豈得藉口于彼輩耶按張釋之始進即言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以此當上意後參乘徐行又問秦之敝具以質言蓋其胸中獨有一牖革薄從忠矯枉過正之旨故于不肯拜嗇夫處借事發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拨此二人作喻只取易見其意不在此須分別觀之豈數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下移風易俗大主見然已離却來龍矣蓋如謂上林尉不能對者爲有惻隱之實此囿三尺童子所不許也吏爭以巫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拜一嗇夫有何奇正恐相煽成風耳此誠至論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此又統言之不正尚口一節文帝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擅痛言秦之敝尚文無實惻隱消亡誠救持之篇論而不惜以一夫之進退係天下之盛衰也須深觀其立意不當泥其言詞

善乃止不拜齒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聞陵遲土崩之語默動于中）至故又詳問而令其極言之

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細書此節見西京家法之嚴薄太后如此而釋之風力藉以益顯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文帝嘗釋之舊矣至是始云（拜爲中大夫頃之至）奇之見脫潁而出實在此處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漢帝立一年爲陵霸陵即文帝山陵以近灞水名之居北

漢承秦後陵寢盛極前古文帝感釋之之言後遂成薄葬之令其所利益於當時者多矣文義與雍門鼓瑟相似而此更衷之以正也

預憂發塚之禍欲爲石槨以鋸之癡想亦哀思

臨則是時慎夫人從（鄧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鄧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因懷生離）旋念死別因念死別遂計無窮綿綿延延相引而下（意慘悽悲懷寫得最入情）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藁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鉗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數語大得黃老之精透極達極）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後半篇提綱）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重頓）釋之治問曰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只是案牘供詞瑣屑明淨而簡古漢人文字雖小處絶異于人廷尉奏當當字與律相符之謂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兩怒字遂以爲成案字目特以怒字寫釋之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乾法不畏人主語不完而神情躍如若更足一句神情反減矣此文章三昧也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法律名言萬世不徹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欲文勢抑揚以盡其意不免大罪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許大關係妙在至確唯陛下察之良久良久之其味深長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一毫排比氣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卽廷尉奏當釋之案律二句亦必換過古人眞不草草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其言與前又不同看他怒是怒大釋之免冠頓首謝曰亦加五字法怒是大怒各有身分如是是也意與前同而且罪等然以順逆爲差此順逆爲特論益奇

先正謂廷尉爭犯蹕事至云方其時使上立誅之則已啓人主憑怒妄殺之端若律之以宰我戰栗之言釋之自有餘愧但渠意徒欲歸重廷尉故云然蓋使上以意誅殺則非廷尉所與聞不然則有法在不容撓矣此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同意不覺言之太烈期輕重失宜耳勿以辭害意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罪等以順逆為差、謂如兩人所犯之罪相等、又當探其情、盜宗廟器物者、尚無得罪於神靈、其情順、盜長陵埏土者、直敢震驚乎體魄、其情逆、故同一盜、而又當原情以差等重輕、此制律之精意也、雖然、論情於方制律之時則可、若律既書一、而又參之以情則舞文之吏可以意為輕若、亦可以意為重、而奇請他比、將不勝言、此條

差眞得法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 詞氣酣酌家精意 恭順之至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 意謂發掘陵寢也而語妙可味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重慎如此得敬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 慎宗嘲意 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 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此數語極濃郁中有極感慨在內益釋之以二欲字寫意 久貴為郎迴翔十年無所知名至是已脫顛而出然必得勳舊大臣延結而後天下稱之也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 以勃不下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公門故 中打算如畫 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如此補寫王生

例之所以曰繁也 論法者尚恨旃哉

小傳匪夷所思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 提筆 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加老人字 媚弄筆 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襪 此處似黃石公待子房事 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 此處又似侯生待信陵君事 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耳 意殊淺陋蓋黃老之皮毛太史好奇故必寫之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 與景帝不過也句首尾迴抱妙 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

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有此子大爲張廷尉壯色

馬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敘起無一閑字入他手則安陵人三字足矣須思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唐每言必稱先人故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胡不起數以父老起此年九十餘舉賢良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閉閑漫語而代趙已事恰與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馮公祖父關照無不入扣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諱意深婉便知胸中有憂匈奴一事唐

馮唐傳只論將一段卓絶千古遂爲立傳而當其白首郎署以前無可表見特將大父與父兩次遷徙寫出一種謖然忠孝家風便令人咀玩不已文章之神妙良非束子京一流漫然刪潤自謂簡核者所能夢見也

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引入閑而緊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言必稱先忠孝之意可掬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必字字應還故妙此亦約舉其詞當時必更詳悉所以文帝深悅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描寫深娩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凡史公描寫太息情處必有遠致唐曰主臣惶懼之言直故以此一字先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正是聖主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其言如家人妙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

古人偶然酬對之文機局靈警照應精嚴雖使後人執管為之推敲盡日有不能及者如武侯隆中之對淮陰登壇之語及馮公此段議論摘來便是絶妙古文晉唐以下嗣音寡矣文推兩漢豈虛語哉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凡敘事必當補者插入問答中要有健筆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一步一慢深惋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此段洋洋纚纚文字疏疏抵過一篇極妙奏疏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重歸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一轉斡入大父言臣大父言李而奏之此非虛言也一妙妙如聞其聲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凡久也之軍即有軍市皆百貨所集稅亦隨之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此句意同前而專言賞賜是陪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

傳靖言頊王之為人云云

漢初文法最苛功臣列侯所以鮮得自完馮公此論雖為魏尚言之實救時之良藥也至景武之間網益密矣

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詳寫李牧戰功所以極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為歆動處定不可少憾遷之聽讒而并徵其所出與齊威王叱嗟而母婢也相似折爭生姿不可以為閑句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是馮唐陳言根柢却轉得極便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以備戎事公費又別出私錢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

史公倫引之而再言其有味蓋所感者深矣

觀馮公論將之言殊有大臣識畧而不竟其用篇末累累數級言絶有慨想深情

甚衆以上言魏尚已事至此畧頓住不說完夫士卒別插一段議論文情超軼絶塵至矣

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胥功誠不可縱妙在說得極辛苦入情令人憤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二語參差相匹言大將之賞有不行而文吏之法則必用極偏枯可憾也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遙接所殺坐上功甚衆何方實語正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面回視前文千岩萬壑矣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只用一句應文有餘味臣誠愚戇忌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字一

贊語不十分着意徒取立心之公合嘆之亦有肖惶之妙

令馮唐持節赦魏卽使馮唐又妙見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結完然特詳著其官文帝從諫之勇言外有餘惜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有餘惜亦復有餘慕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特張釋之子相配成章法

大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二語各指一事而意重在前何馮公之論將率同何有味哉有味哉贊語亦妙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獨指周勃東陽

魏尚一事取其相配也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何以云張馮列傳予長有自悼之微情也曰漢初文法雖嚴而上下之情易達往往有觸禁抵網之餘局外數言轉圜立見故蕭何入獄王衛尉得以陳言雍齒見仇張留侯爲之陰釋下至壺關三老得明太子之冤魯國朱家亦解道臣之厄誠以當局者難爲說而納牖者易爲功也方史遷爲李陵進說之時與馮唐稱魏尚何異乃一言未察刑禍隨之而遷可爲陵明心迹誰復爲遷頌隱情此無他顧忌既多偏陂頓極而市道之交轉相懲戒而莫之非也故於贊中特撮出釋之稱長者馮唐之論將率嘆其稱誦朋友爲王道公平可謂極慨想之深情盡揄揚之能事者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每見俗士賤工傳授一書輒萬種離奇并珍之秘笈勿投匪人之語每作惡竟日今觀史公寓長桑授書扁鵲及黃石授書子房之文亦何嘗不極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守舍以待館客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寫兩人相視莫逆處不用幻僻語而已入神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更有倩加此二字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此等事入唐人手便成小說入漢人手上池之水飲是以能洞見垣一方人以下盡見五藏病因而治之特以診脈爲名耳扁鵲既飲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語深而雅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何等幻又何等雅扁鵲以其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怪奇然其筆徑之古雅則迥絕人間世也後世善舉怪筆而能雅者昌黎而外明有李于鱗耳東坡即不免于褻

扁鵲縱能洞見五臟癥結然安能知簡子夢中事頗涉荒怪妙在援秦穆公往事作一掩護而聊以間必有言也一語微示其端則鏡花水月實處皆空又妙在兩番

夢囈有應有不應離離奇奇可賞可愣但覺與會淋漓而不暇致詰其所以然之故真千年絕調也

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隔墻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總挈靈奇爲醫或在齊或在趙二句總括始末在趙者名扁鵲始點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句亦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此句俱從不苟弱句生來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名扁鵲入視病出董安於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一句答完一段幻極不可測然有韻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此段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以常理寤之日告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致詰章法呼應自成一篇小文字左氏國策俱無此事頗

眞乃妙迹如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說得整緻而不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宣淫則無味矣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必有言也虛虛實實章法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無端夢囈却說得如此興會又在醫士傳中見之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熊死不必有徵應而文與事皆可喜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筒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章法

七世而亡嬴姓將大而言之嬴姓指秦　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此則趙亡之讖舊註皆誤○指秦二世而亡亦可

董安於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扁鵲名醫而首段顧其後扁鵲過虢虢類小筮者言亦奇

趙簡子世虢亡久矣此必有悞也　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于趙齊之外別插虢事接虞虢之滅在晉獻公時至

中治穰穰通葢禳禱求生是新死未收時事過於哀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有此數語上方倒插喜方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奮積而者三字此文密處

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論亦明白故扁鵲聞言即知其病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之狀

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從容之中自具驚人意態寫來入神

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蘧然中庶子曰先生得妙

毋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又應葢方

扁鵲治虢太子一事當是實録故敘其問答之詳病症之源流治之方畧以至前有中庶子之辨折後有生死人之傳聞無不如掌上螺紋細細寫出他若簡子夢游之荒怪桓侯諱疾之餘文皆借作一篇結構所以助文章之波瀾當別具隻眼以分別觀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本領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之屬鑱石撟引案
杭毒熨之針砭一撥見病之應正是洞見癥結處因五臟之輸
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
也可見自知藝薄亦非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
謂太子必不可生也不以告咳嬰之兒終日詞氣未畢扁鵲仰天嘆曰夫子
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郤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
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此六字言病之所在聞病之
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應陽緩陰急病
之說非空言也

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未央者至衆不可曲止也言病應至
近非若千里之遥遠難徵
不可以偏曲之見泥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
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
温也可謂知病之所在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
先與一個左證
不瞚舌撟然而不下只此等數句似
褚少孫累墨耳乃以扁鵲言大
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
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亦與未嘗得望
見精光二句相應
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
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語勢連綿寫得哀迫

醫經陳語每苦于艱見不解又悶眩難解經太史筆轉成精瑩奧衍之文即豈但市肆券籍點綴而成妙文哉

之情如畫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此等筆墨褚少孫固不能爲史遷亦不甚似疑古史蒼文史遷所據入者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動于胃而脈糾結別下於三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焦脖胱之正義是以陽入陰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分晰下墜上爭之狀精奧辨達得未曾有破陰絕陽之色已廢眠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此即死狀先提在此下乃點破未死之故知其不死只在陰陽順逆中辨之取字有庖下解牛之妙

拙者疑始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取者引之使出不陷入于陰中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之湯藥在內四字冒二句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死之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拈破眞諦醫家所不肯道扁鵲過齊桓侯客之當趙簡子之時齊亦無桓侯法古有之今往有爽

醫聞疾自內而生者在本而難治疾自外而感者在標而易攻今扁鵲視桓侯之疾由外而入于內而當其感于腠理血脉不覺其患苦之形何也

恐亦寓言十九非如虢太子之實事 臧文也歟

侯此皆傳寫之誤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皮肉交會處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非桓侯愎傲實此輩良多故懷之耳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變化亦入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

雖司命無奈之何吾知此時桓侯猶以爲危言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此語通乎治術寓意甚深不僅爲醫藥言之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此承人之所病病疾多而晰舉之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特以此終桓侯病事意重驕恣不論首而下遂類言之亦諷諫之旨也于理及輕身重財故舉以爲不治之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

譬註以下所病亦療病解固諺而董澐陽以爲下所病言所短借上句病字言之亦未徹愚謂句中既有疾字則二病字並非正言猶云人之所患患在疾病多而醫之小患患在治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市名耶漁利耶此之門此其所以終不離乎方術家伎倆也）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頗開後人方便）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此一禍也豈不從爭名爭利得來）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官名）臨菑人也（里名）姓淳于氏名意（名）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官名人名）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若不盡去其故方亦不足傳也此有英雄作用非苟然者）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爲家（寫得落拓有趣味方）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術家高手多如此）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病（告言刑罪之由）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此自爲緩榮附傳不復關倉公事）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此文可以單傳特于意傳見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

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哀悯悔雖欲改過自新
其道莫由終不可得纏綿沈痛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
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
肉刑法文帝眞聖主後世有以一意家居詔召問所
女子上書感當宁者乎
爲治病生死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先挈其大旨詔再敘詔書
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漢文爾雅繁而不殺無不可愛及所能
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
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
而對臣意對曰竟用制策體
自意少時喜醫藥奇甚醫

而復取春秋時之扁鵲以附益其前耶先輩未有論及者特附鄙見于此以俟智者折衷焉

秦對中能如此宛轉古雅奇絶千古

自此以下詳答受學幾何歲及嘗有所驗之總旨

藥方試之多不驗者從方伎所長說入至高后八年得見師
臨菑元里公乘陽慶答安受學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
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補前文語尤妙慶有古先道遺
傳黃帝扁鵲之脉書答有其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
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
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
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以下七種皆當時所受之
書今或傳或不傳不必強爲之說也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
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驗之有驗旋讀旋解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艮不但驗之而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盡今年則爲三十九歲古術目精艮人論齒必終年乃謂增一歲也時文帝後以後備列醫案無甚峻潔俱不復錄

敘魏其事須看其段段與武安針鋒相對豫為占地步處

由蚡藉太后之勢以得侯魏其詘太后之私以去位此一大異也由蚡貴幸鎮撫多賓客之譖魏其賜環投身趨國家之難此二大異也由蚡居丞相之位不肯詘于其兄魏其受大將之權必先進乎其友此三大異也由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一篇骨子陡挿於此奇甚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其官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卽孝文后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昆弟燕飲者蓋用家人禮故嬰亦得侍宴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原只作閑話頭然此一段已伏諸竇無如嬰賢之根本上曰如詔之者然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其辭正而少回護魏太后由其生平大略可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蚡之狗馬玩好徧
徙郡國而未厭其
心魏其之賜金千
斤盡陳廊廡而不
私予已此四大異
也魏其以強諫謝
病竇客說之莫來
由蚡以怙勢見疎
天主廁之不去此
五大異也凡此之
類皆史公着意推
穀魏其以深致痛
惜之情而田蚡之
不值一錢亦俱於
反照處見之矣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寫不肯依趍宮闈處極有身分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起自宸衷獨有身分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久屈而氣不伸有身分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以天下委之並王孫寧可以讓耶與薄其官自相呼應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鼂錯所賜金陳非出於私恩布諸名將在家者進之甫得進位即推賢進能大有身分魏其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爲用金無入家者魏其不必果以軍功進特于虛處設色所以極寫魏其也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

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三句隱括明明謂嬰之得侯以倉迹戎行與武安絶殊也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帶住賓客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魏其之盛至此爲極有針線又特引一賢侯作伴則盛處皆覺可思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栗姬之子以母姓名之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亦必爲自身分魏其謝病至此凡三以病免皆極寫其悟退以致惜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又帶賓客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主意只如此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初無異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魏其賢侯也惟勘不破勢利關頭因而忽為所動而不能自持又欲矯激為高而或過於正此正景帝所謂多易者

寫魏其武安或合或分處經緯之妙全在竇上極然當細辨之

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此四句並非責望魏其仅節死義只作親貴陪客味之自曉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此三句能自親引相提而論雙承是其不過正旨人妙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盤將軍則妻子毋類矣只如惠失俗情要之魏其本沾沾自喜故為所動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此後魏其蹉跌便多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景帝言條侯快快切中二人之病多易難以為相特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合傳曲直了然易辨然吾不能不責備于魏其也魏其以外戚名臣喜士好客當吳楚告警之際少著軍功及嗣君初政之年循資爰立一有不合抑亦可以止矣乃屢欲出沒于災涼之際飽嘗夫勢利之情反已難堪責人太甚又與使酒尚氣之灌夫共事則未有不載胥及溺者矣蓋竇田一傳事緒雖多約而論之不過為勢利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即從魏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騎特先寫其底裡為後之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此語直至東朝辨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此非寫田蚡之功正著其攬權之漸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從以椒房之故得侯與魏其武安侯新欲用事趙兵破七國對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所軋而已史公寫朱紱惡其倫而前後線索亦只在勢利着眼所以明其所爭者甚微而為禍最烈使後世沿沿多易之人失其所與而自貽伊戚者讀之而早知所以自戒也

將相同一好客進賢用兩欲字寫建元元年孝武丞朝其心事遂與進卷布等夫別

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籍福亦錚

錚佼佼者不惟善作調人兼亦深明世故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其意似為魏其地若作教武安博讓賢名未是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曉人當如是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不能明言于上而惟于私昵於是乃以巧發盖寫田蚡筆筆輕薄魏其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此番有大見識其意正與景帝多易之語相發君侯貧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自謂也却不露出益見其人品之高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此明指田蚡或以善人指言之微旨者也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令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合敘一段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興太平一段是陪然必魏其之謀武安順之而已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此句是主應上文疾惡惡人衆語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明應毀字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

武安趙綰王臧等 總敘筆力甚大 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官 此東官指太后以武帝尚幼時太后稱制決事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 罷太尉官別置御史大夫同退 武安侯雖不任職 獨接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二人

武安筆力 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嬌健之甚 只添一二字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趨勢利者 盡出其門 只添一二字皆去 小人情態 橫以上是總綱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 再言之加郡國諸侯而蚡之陰事已伏于此 武安者貌寢生貴甚 忽另提起似閑筆而交致大佳 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 小人情勢 肺腑寫得可畏可恨 當是時 上虎視一段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此實像一段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 妙語武帝何如主而可令其蓄怒如此乎蚡之徒免誅戮實仗太后耳太后即翼之餘無一能可知也 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

魏其傳有三事諫 傳梁王之失言也 監兵討吳楚也 諫廢太子也 武安傳亦有三事 風太后以相魏其因以自重也 薦人除吏也 請考工地益宅也 君子小人心事天淵此皆其自己本傳至其他兩人串合處則不煩言而明矣故當分看合看以盡其理

此傳三人皆有疵 病嬰之病在多易而大節殊可觀 夫之病在使氣而任俠亦可尚至田蚡之病實不過怙勢恣驕絝褲小兒習氣使兩人善于馴擾之而不犯其大牙蠍尾之毒蚡固未必有害人之心者也 史公惟痛惡田蚡故叙三人疵

病處嬰與夫皆用好醜夫叙之法而盼則用加倍煊染之法遂使盼之惡一望無盡彼二人之病隱躍難知此皆筆墨褒貶之妙然吾以為灌夫之病不能勝其賢也

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接是後乃退句却更舉其驕蹇乃見小人之後肆無狀無所往而不然者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歷舉其罪狀前後皆有照應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此句暗綰淮魏南王在內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重提魏其失勢接灌夫中有無數頭緒一齊綰結在內非尋常過渡之法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細密灌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以老不欲出而鬱鬱不自得則宜其縮朒選懦矣乃反以陷堅趨死是其負氣忼慨可知夫固緯有父風者也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出色矯援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忠孝之氣勃然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先鴈披甲持戟則下一段俱是追前無滯之景不及轉矚之情矣寫生妙手

灌夫圖報父仇目死不顧其中直無一毫打算而其終身處已待人處亦采用一毫打算此皆取死之道也然死于忤田蚡誠不若死于走吳壁矣惜哉

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騎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大漢壁寫得灌將軍猶如游龍便是項王鉅鹿一戰身分妙在獨與一騎歸耳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太尉交愛將軍太尉乃固止之寫將軍之忠勇愈著吳已破潰夫之氣方是忠孝本領吾以此名聞天下全傳出色在此故不惜極揚之賴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不好面諛似矣而在已之右者必欲陵之此何理也夫此處正與酷吏作用同符矯枉過

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再提名聞天下公案一筆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仍從名聞天下處得來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先寫一小小使酒樣子于此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使酒人却能使大臣人主交愛如此故妙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正自禍厥軀良不足法

極寫灌夫家居之暴橫三揖賓客所以力為灌夫出脫也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總寫生平處能使瑕不相掩而令人讀之畢竟多愛其文學好任俠夫之得禍正坐不學無術耳

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 一寫賓客之豪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 再寫賓客之多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三寫賓潁橫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引此豈無意哉夫之得禍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 兩失勢相應成局 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魏其假灌夫以形他人之薄一圖私意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

失勢而不肯引退喜與貴人遊則其受薄于人必至之理也以失勢之人又不忍受人輕薄而樂與之爭必敗之勢也既不能摧剛為柔樂觀時變又往往色厲內荏來脫俗情必窮之

侯宗室為名高 灌夫又假魏其以交通權貴一發無謂 謂眞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 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偏寫得從地濃至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 此蓋逆料其必以服為辭故意虛討好實無意行也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貶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 何說此乃與剛直負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且旦早臨武安計諧 一發多事驕蹇小人之前出此勢利語武安蓋有以藐其微而薄之矣 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 句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 一圖勢利俗腸然不得謂非灌

術也謂史公此傳而悟所以處世之方惟當責魏其灌夫而何眼責武安矣

小人有小人之不看武安自灌夫出將軍乃肯幸臨既魏其去去數語早已窺破兩人底裏以後全不為意矣許往而高臥命駕而徐行起舞而不答請田而無怠種種揶揄視同兒肉而兩人曾不悟也可不哀乎

夫悞之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瑣事寫得入情如許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與夫掃灌夫不懌更多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小人口吻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戲語灌夫殊無意往小人常態武安又徐行于此原不足多責夫以服請宜往事肺腑皆見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此自過魏其魏其夫人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形容於是夫人具白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日醉此行從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忽慢忽恭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盡驩而去此句極寫得好雄性情出雖百世可知也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漸逼魏其大妙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仍從勢不利起見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罵得不當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益自謂未往請也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錯雜妙亦怒曰魏其子常殺人蚡活之可知前所以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小人聲實有挾而求且灌夫何與也實是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凡用多少曲折寫成此句元光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前武安本無意過魏其而灌夫多事強為撙合遂為結怨之始今灌夫本不欲過武安而魏其又多事強拉之往而竟成賈禍之媒此兩人相幸相負處正復相當大抵皆有婞直之容而中無堅忍之志

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頻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先伏此一段則下文之怒發之不嫌其暴下文之質辨出之各有其因而淮南語言一事直貫至傳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末此刻意經營處）竇太后詔（偏是太后詔此下半篇召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眼目俱以太后作主）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更屬多事之極）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灌夫此處自知未嘗不明）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何所見而為此欲藉此求親厚耶多事之極）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此段寫勢利之態令人作惡眞敘事神品）灌夫不悅（伏一筆凡敘事必隱隱隆隆而起）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不得發之狀（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亦輕之故不時覰夫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詩甚生平設禮及前則又不膝席）生平嘗有此毀夫益許其不識不直一錢（益臨汝侯生平設禮不識之故謂之罵臨汝侯並非罵程不識也）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出此處世無一而可惜哉一念之浮決裂遂至於此也

發怒于杯酒之間而實容居間者遂竟能挽要見田蚡積怒于灌夫向之能手徒以陰事恐為所告故姑忍以俟之耳兩人不知自投陷阱觀其先繫灌夫又分曹捕灌氏支屬而後以大灌劾之所以絕兵告密之門則不殺之而不已者矣蚡固好人之雄豈

爲李將軍地乎放過臨汝反拈不識又從不識扯個頭（李廣小人風雲轉變暗激出許多對妙）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醉語吶嘈直是索解不得）坐乃起更衣稍稍去（攪散一場良會不得不恨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三句一氣讀其事甚疾）此吾驕灌夫罪（語坐客罪已故巧）乃令騎留灌夫（橫甚）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橫插）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絕）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橫極）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個棄市罪）繫居室（既有賓客）隨日撰出各小人之短居間一段則此事（有何捷也）遂按其前事約舉之而已明矣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

殺頗重之事而筆徑輕清情詞兩活此非細故也全要得避就之妙如東朝一辨言甚多矣然先將魏其武安之言虛叙一番此是點清主腦法然後用田蚡自己口中借表出魏其所言丞相之短借韓安國口中代宣出田竇二人所言灌夫長短俱是一番詰作兩番叙法惟田蚡言灌賓一人處處安國口中夾去不提即從蚡口

棄市罪魏其侯大媿（太媿寫得入情）爲資使賓客誚莫能解加一筆見武安跋跋之勢不可禦（通武安陰事（膽前顧後縝密乃爾）魏其銳身爲夫孺遂不得告言武安（此段寫魏其身分極高）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救灌夫（特點太后眼睛）相與太后家怍（特點太后有眼）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數語忼慨可泣鬼神）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特寫上注意魏其之）殷俱是反映太后無一閑筆）其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辨之（不直武安可知）魏其之東朝盛推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正叙出來此中皆有苦心經營之妙要須識得

武安之言便佞旋句句作自己把首因而以危法中人前朝嚴方宜情狀絶與此類方知小人自有文章

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此處明暗之妙乃史公極用意處已上先暗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此非自辱舉一段魏其已不容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紛得爲肺腑所更止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俾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俱是莫須有之事說來隱隱躍躍巧極險極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仍用合糊語收之妙於是上問朝臣上意可知兩人孰是御史大

韓安國平叙兩人是非雖似首鼠兩端然前明云非有大惡不足引他過以誅後漢舉漢恣凌轢數句正所謂他過而田蚡所誣指天畫地曖昧大惡早已撇開此正是老吏斷獄能手家得以之

夫韓安國曰借韓口中明宣出兩人之言來法奇而妙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先是魏其言則意中自然左袒魏其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數語實無大惡在內早已放過幸變辟倪等此所語其立說正而巧當細思之益人神智不淺

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以汲黯之賢而猶不敢堅對深寫武安勢盛總之一

是爲朝臣絶不
與魏其之而魏其之

狀簪石建二言亦
有深意是獄也張

太后主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
之耳
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上意愈可知卽罷
起入上食太后便着意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今我
百歲後皆魚肉之矣婦人偏執口氣絶不論理之曲直爲得如畫且帝寧
能爲石人耶先說已後說帝妙有分寸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
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
之言外明明有實太后在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
正與蒲吾弟句對法上接怒內史一
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案不明載其語

宜之汲鄭是之謹
厚之石建分別之
而優於儒以御吏
稱之韓安國倾陰
爲之地而不敢明
言漢人之風氣畏
見而武安之恣横
益明蓋傳外傳也

云何要亦
祖魏其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
爲得氣言
勢酣酣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言
垂死之人不足顧思所以對
惜蓋怒之甚也韓御史良久者爲得好謂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接口奇妙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
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齰舌自殺
此數語可以傾魏其亦可以安魏其傾之者武安未
屈而太后已怒況以此激之乎安之者魏其未爲灌
夫魏其言是則灌夫不死彼沾沾自喜之性未
必內媿自裁也大抵安國意終爲魏其今人毀
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此却

說得藉藉有致使好雄
心服安國良善爲說詞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
此於是遥按太后怒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
不食一段頗不讐歟謾劾係都司空初未見魏其所言不讐處
謾之罪不過失侯係都司空獄則不得復見上不
得已而思及此然魏其竟自取死可謂非數耶孝
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
灌夫罪至族事至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仍爲灌
夫起見
不負初心言見魏其不
分灌夫獨死一片肝膽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
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
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案
者

從來大行皇帝遺詔尚書藏其副而受賜者録其真魏其以貴戚賢侯鄭業爛焉便宜論上之皆理所宜有但

詔書既係家丞封識則必受賜于孝景臨幸或曲宴燕朝之時尚書別無副本宜也小人巧發害人無所不至而魏其之計實踈即使復得名見然不能借助于朝又豈能轉圜于便殿但以交情篤而奮不顧身言之可耳若謂魏其非矯詔灌賈可完則未可信也

詐劾者誰皆田蚡使之也不待蚓之技矣五年十月悉論灌夫
盡語惡言而始知鬼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此時絕粒總是
而死數日多矣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寫得
沾沾多易策立不定之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蓋語爲惡言聞上加故以字
甚曖昧蚡惡甚於秦繆醜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見上始終
不肯殺其春特寫得速于影響語雖稍步荒唐而勸戒正復不少武安侯病專
魏其
呼服謝罪使巫禱鬼者禱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
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
敬國除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此贊字字稱量過
毫髮不苟末段嘆
惋深長獨具諸篇
沮之無極

時迎王至霸上（此即灌夫所欲告之陰事夫繫不得告而史公代爲書之以告天下後世狀絶嚴絶）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武安前言魏其灌夫指天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恰可謂自道其情矣）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矯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輕薄之）甚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斷語鑿鑿悚兩悉稱

兩人相嚻乃成禍亂（卓諸具眼）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指兩人索命一段）衆庶不載竟被惡言（指淮南事）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以上後半恩仇）

君子讀此傳而深嘆夫與人之不可以不愼也灌夫之爲人惟有挺矛馳壁奮不顧身圖報父仇一朝轟烈謂之壯士綽有英風而已消平失勢家居批根矯枉已非明哲保身況復賓客厮徒田園恣橫其視田蚡伯仲間耳魏其感其歲寒柯葉不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故常遂視爲左右手而與之並驅並激于炎涼之場卽無田蚡亦自殺身之禍夫鼓刀養母聶政原無宜死之方露版薦賢孔融豈有當誅之罪而睚眦嚴仲以百金貿劍顛顧輕肆爾衡爲數語覆其巢卵蓋意氣之場相靡相擁羌裂而不可復收往往而然此因不失其親之語聖門所以惓惓也

嗟乎賴川歌起灌族久危而厲鬼得朋田侯顧滅恩怨之於人甚矣哉然君子於此則以爲蚡不足道矣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世爲名將綴信于前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提出一傳眼目以射爲線道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廣以良家子從軍擊匈奴起而廣以匈奴終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善射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綴一陪客爲篇末戚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又虛寫一段曠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廣之勝人處只是才氣無雙四字盡之然才氣既勝則未有肯引繩切墨而軌于法之正者則其一生數奇亦才氣累之也篇中首載公孫昆邪一語處處皆其史公雖深愛李廣而卒亦未嘗不并著其短所以爲良史之才他人不能及也

文帝惜乎子不遇時之言非謂高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持尚武而今偃武修文也文帝時匈奴無歲不擾豈得不倚重名將帝意正以廣才氣踔厲大有黙彭奚落之風當筆造區宇之時大者主小者候取之如探策矣今天下已定雖勒兵陳陣要必束之于簿書文法之中鰓鰓紀律良非廣之所堪也故嘆惜之此實文帝有堅別人才處廣之一生數奇早為所決矣

豈足道哉以天子愛之而復以不遇時為慨初見之似不情細味之亦具遠識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細詳官閥處處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于不甚可揚處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有感慨之意

廣不自矜重處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處之極邊實左遷之為賢者諱而然寫出

來無跡匈奴日以合戰興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

愛才入骨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此數語是廣一生知己才氣於是乃徙為上郡無雙自負其能一揚一抑

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此處凡六遷俱在北邊故總敘于此

以力戰之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重提在上郡時一事為寫生故重之也中貴人將騎數○此亦以名將故一句言

十縱縱字以一字為一句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縱解之使馳逐遠出也

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是習邊事者之言射雕乃匈奴至精之騎別勒為部

往馳三人以百餘騎逐三人者形容廣之善射武此自以射雕引弓看去乃見三人不足為

其筆法之妙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

八
二 善射

果匈奴射雕者也已擒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此處方爲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亦驚寫百騎正寫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以贍兼署非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以上是其署廣令諸騎曰前已下是細寫軍令奇而法整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而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拿得定做得徹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復綴

史公甚愛李廣而獨不滿于衛青青傳之會有天幸此語亦頗不厭人意至如廣之任情孤往敗處每多于勝處然畧其敗而詳其出奇制勝之勇令人讀之滿腔都是奇特意思則文字生色不少如射雕一段精神愛自嫖嫖可愛

此一段勇決愈見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馳射殺胡白馬將善射

三
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逐時寫出如身在胡兵行間目擊之者

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逐時寫出如身在胡兵行間目擊之者廣之意欲夜取之胡皆引兵固爾

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

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暇甚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居久之

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弗從註一筆亦見李出之輕易見左右一語見

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廣名將也忽插左右一語見廣無特達之知

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又拈一陪客此俱見全在處愛廣惜廣意兩兩形擊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廣惟有勇畧又能愛人于兵法仁信智勇嚴五者實有其四雖少一嚴耳然其遠斥候以防患法亦未嘗不密也但說到無部伍行陣省文書籍事此大亂之道恐不能一日聚處疑亦言之過甚先輩謂載程不識以形擊之愚謂要是文字生色耳未必簡易至此極也

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軍行無紀律至此鮮有不敗者廣于此誠不可訓疑亦言之太過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要亦適有天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才固不如李而語語對寫却不肯一字排仗非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史公不能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特載不識之語所以明軍法之正即爲程不識附小傳非與李廣也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看其歸到李廣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輕重不失之妙

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并詳程不識之完竟是附傳意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此王恢之於文法失策別有傳此特以廣在行間無功而帶及之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廣之數奇亦在其中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敘廣官閥進退兼衛俱詳悉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敗軍之餘身且爲虜有何足紀而史此段云破敗廣軍後云漢兵死者大半則廣之麾下失亡不可勝計而廣纔以善射自完律以常法殊難爲廣

呂地步矣但其敗後之勇決奇變殊勝于他人之奏凱策勳者百倍史公必不肯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獨得之妙故出力敷寫如此

公偏寫得十分英矯奇特益文之能榮辱人也如此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暴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伏弓巧甚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壯滿可想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善射於是至漢漢下廣吏數奇至此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野蕊疎花點綴入妙射獵亦不脫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四字慘淡尉

飛將軍三字疑亦從絡盛兩馬間騰身忽上馳入塞內之事而得實懾于其一身之勇非嘆服其御衆之能也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醉詈倨侮如畫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徒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以償軍之將能使天子屢思而召之豈偶然哉非蓋世之才何以致此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瑣瑣不爲之諱亦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之戰功不足紀每就不戰處寫出精神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善射中石沒鏃視之石也非漫寫奇事實因其才氣爲之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惟不能復入乃益見其射之奇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

射之善射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
六
之善射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
七
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
一段又特書其廉而愛士之節亦并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又就善射出色虛寫一段精神百倍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與篇首世世受射對廣訥口少言插此五字妙在不倫因益見射之專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竟死猶終世也言畢生以射爲事廣之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複寫愛人寬緩不苛複寫

云安其繁復此類相從則此傳之零碎碎處當刪當寓者多矣須熟讀此等段落方悟其理

簡易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縷縷寫善射而其語愈出而愈精彩用此因必待其近而後發故猝
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不及制亦得傷敗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
令此段直接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句看他中間瑣瑣嵌入四段俱是虛景蓋實事動輒無功故特以虛間寫之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
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相形一句而廣軍無功數奇如此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
益難堪
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

此段廣之勇烈及其遇之艱危皆大畧與其孫陵相似皆以別將失道獨與虜遇皆以少敵衆而廣之終得拔身還漢者卒以救軍之來也史公寫此極詳蓋亦有所感云○附入李敢又奇蓋見隴西家風世優才無而陵卒頹其家聲故篇末亦不復以為之地也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又是一番敗劒而廣益見精神眞乃奇事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二句兩意直貫者入其中出左右者繞其外其視四萬人直如無物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卽度不中發之教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大黃卽連弩一發十八矢可嬉數人善射胡虜益懈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借他人以形廣之勇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軍中服其勇亦匪自今日至是乃益著耳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此張騫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數奇如此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遜應篇首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與律同所護首虜合格也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歷舉仕途順適咄咄逼人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着意輕薄李蔡言外如聞嘆息之聲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重說一遍徘徊感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敘事中夾有議論絶非他傳常格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未嘗不在其中 有慨乎其言之 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 史公既爲之言而廣又自言其情良有不能自已者 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 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此與項王既敗諜諜自稱語情實相似 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 說相說命英氣索然寫無聊如畫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朔固術者却與言陰隲之理亦有高識 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 武安杜郵之刎亦以殺降爲恨但此處史公只是惜廣之深反覆推言以明其才本過人耳並不重誅降意當從其前後神理求之 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 始以老絀之既復用爲前部實紿之也 是歲元狩四年也 此番爲廣之結局特倒點年分鄭重有法 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貪功之心如揭而令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數語寫得極明劃便足爲李將軍功罪鉄案眞良史

半有此豈可以蹤躅羅擲之訝論哉

廣歷事三朝文帝以為不遇時武帝之時邊功日競而天子須以年老數奇少之要之二君皆不可謂不知廣者文帝以為跅跑之士多見長於草昧之初武帝以為數畧之才難與共功名之會也前朝戚元戎纏光為一代名將臨陣之際裨將以下必視其體貌充暢者遇之以為功名之事不可與福薄者共之語或因以積大事

之筆

廣自請曰再自請妙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不可曉故不得不請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詞厲氣壯想見憤踴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其言不利青益不肯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前從上誡足以徙廣矣必又將衛青私公孫敖之意再寫一層惡青而惜廣也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兩自請又回自辭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

此雖偶然之論亦未可廢也

衛青不必有害廣之意而史公寫得隱隱躍躍使人不能釋然要是惡青之深耳

詣部如書以軍合之惡甚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令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既回遠又亡導謂非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却又仍不能得所欲南絶幕遇前將軍右將軍還豈數奇者悞之哉軍還始遇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餘怒猶勃勃不由一語妙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負氣宿將必不能堪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此亦長史之言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

廣一生蹭蹬至白
首之年自請出塞
其意實以衛青絕
將欲藉之以成夫
功不意反為所賣
觀其辛欲大將軍
又徙廣部等語飲
恨郎與乃一字
之錯

上簿憤慨
憤踴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
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其言深婉非一見可
豈非天哉歸之于天總為盡曉其含意甚遠也
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負氣到老死廣軍士大
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廣廉而愛人又以名將數奇死非而右將軍獨下吏
其罪此哭要有無數痛惜在內
趙食其以下廣子三人
附傳曰當戶椎敢為
當死贖為庶人廣
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又一個
負氣人嫣走

此下悉將廣子若
孫宦佐事功性情
生平纖悉零碎一
一寫出盡于二百
餘字之中又妙在
人人負氣往往屈
阨皆影影與李將
軍事動此所謂神
情見于筆墨之表
者也

衛青隱匿擊傷毋
亦心虧理屈且攝
於其氣而不敢校

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
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各伏一筆敘事
有組織之妙廣死軍時
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
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漢丞相坐法
也但此處亦影多自裁常事
動多負氣男子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
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于李蔡之下復接李敢從驃騎之功
彼失一侯此得一侯聊為廣吐氣妙代廣為郎
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青令人縛青置客
將軍匿諱之擊韓嫣于天子之前壯士
也然擊傷衛青斯尤壯矣居無何敢從

耶且果諱之則彼去病者又烏敢取諸天子之旁而繼弓報怨誰實主之平青本人奴霍亦姦種一時遭際寧延至此君子是以知孝武之失刑也

子長以李陵得禍而陵傳亦隱括事蹟不復細為描摹正以陵之所以然者本末已具於任少卿一書也古人動筆卑信其文之妙傳若東塗西抹

彼此複沓義之所不肯出也後人不識此意或謂陵傳匆匆正持大體耳之悞也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之不能成奇功也極平常語

上雅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壽有親射殺敢去病時力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特綴此語若敢為厲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者然冷得妙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責備李氏處正其極推李廣處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五字綽有祖風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常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此時便已英畧蓋世丹為驕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

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連山即天山合稱之者傳寫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之不能成奇功也極平常語

却有針線在母令真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五千人特再點清兵矢既盡士五千人妙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數語寫得極詳匝亦極精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誰實陷之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奴非也此處却絕不下一曲筆所以為

高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有李廣在匈中赫然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旅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收得凜然有餘響責備李氏處正極推尊

本傳皆摹寫李將軍才氣而贊又極嘆其忠誠文固有彼此互見之法蓋當于未盡處揑染不當于精透處書添也

李氏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此本傳更寫得壯浪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冒頓弑父作逆大羊之俗不足復道然其作用一何奸哉觀其蓄志行弒却絶不囁嚅呫嗶托意腹心惟以勒兵之中嚴明斬截則大事就而舉國無敢揺動者無他積威約之漸也岳忠武之論兵戶顧方畧何如耳霍冠軍亦有運用存乎一心之論冒頓之方畧運用何嘗從成法得來才過孫

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氏（音肉低）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欲殺之（欲藉手月氏欲殺之）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非久下人者可知）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反假之爲）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蓄志甚遠而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已而有作畧）行獵鳥獸（逐層敘）來如畫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梟雄之姿）左右或不敢射（殊乃可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吳遠兵筆造謝廷千古當動豈偶然哉

既聞殺父何不以此為間罪之名顧槐專他釁非冒頓敵手可知

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紋法俱變動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妙在絶不露主角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遣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如此等處裡藏之九淵之識也如已為人窺破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加所愛二字見其志遠大絶不在區區色欲玩好上着眼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伏筆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此處偏作遜詞文勢起落入妙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

冒頓不惟志滅東胡并欲借東胡以摧諸國以篡國新造之時而蓄銳養精開拓夫業先須想其堅忍之志而終乃觀其迅疾之精

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大學問與孟子諸侯之寶章合吻然非眞語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具有處女脫兔之奇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前兩番忍辱只爲此耳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匈奴本行國故只以人民畜產爲重而地則空閑之而已乃知前地者國之本一句實駕言也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考長句亦勁與漢關故河南塞以周時河南舊塞爲交關境至朝那肤施皆長安邊邑

按淳維自夏后氏立國至冒頓時已二千餘年矣而一朝振興南抗中國固古今來夷夏一大關會也觀詩書所載僅有獫狁攘伐之詞及漢以來方有和親款塞之說則冒頓之爲匈奴第一代開疆拓宇祖可知然其開疆始祖而即以殺父誅母魚肉昆弟爲務是則禮教親厚之意總不足以繫屬之亦明甚矣奈何漢啓和親之門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宜彊補筆好理方周匝不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又有疎宕之氣故奇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總前文作一句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收上即以提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官號雜引漢胡之語蓋即事著撰非屑屑求合也如屠耆王即賢王推此可見谷蠡骨都皆胡

唐宋以下世世有加始如奉驕子後且若事嚴父可勝嘆哉吾讀此傳而知孝武之功良亦何可少也故摘其要者以見大凡而餘則畧之

語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已上通稱官號諸大臣皆世官呼衍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東凡稱右者皆居西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其郡之大可知然此皆以近中國一面言其北則不能知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將都尉當戶且渠音疽之屬已上又詳官制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一國之政除祠祭外惟諗校已人畜以爲富強之資而已其法校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只作鞮答解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中國安能及此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亦有古禮朝夕月之義其坐長左而北嚮

匈奴本無城郭都邑惟逐水草隨畜為業畜為富強故其法簡善可行若明季闖獻二賊駐烏合之衆橫行天下載則克攻則破亦不過得其人人自為趨利一法及烏集瓦解行徑耳及據城好位則坐困而立摧矣故匈奴之強亦第可強于匈奴非其法之果善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卤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實良法然中國必不可行善爲誘兵以冒敵也冒欺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兎解雲散矣畫出情狀宛然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前已敘東西南三路并吞此復補出北路一面來文密如此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作一結束

以衛將軍李廣相提而論則抑衛而右李以霍驃騎與衛青相提而論則右衛而貶霍史公筆補造化卓識超空絕非琱琢所得夢見也此段爲漢擊匈奴末後一着大將軍深入窮追戰功最烈文且因糧于敵使幕南積聚一空又且單于跳身苟免使其衆不知所在漢威已極此手城以後第

衛霍列傳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總提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轉輸糧糗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務欲令去病成不世之功當時非明有此令乃史公特筆也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不令大將軍當單于而委之曲徙部務令去病成不世功捕虜言單于東而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李廣公孫賀不書名亦偶然或謂諱之不必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一往深入人馬凡五萬騎重提明書

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穿（漢將七降）
匈奴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
者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出塞
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始固欲去病當單于而大將軍偏又當之用適值二
字妙蓋出於武帝意外也）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
五千騎往當單于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一路逐節）
詳寫精神百倍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此時已苦戰良久）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
應士馬罷（句）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

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第二節單）
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時已昏漢匈奴相于夜遁）
節餘兵蹂躪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因隨其後
匈奴兵亦散走（第四節乘）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
于會也（另提以補二將失道一案蓋前專寫大將軍戰功既不暇夾敘而于事又不宜漏故復出一段）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

鼓聲而搏髀着于去病之功悉削之不書而惟以詔書代叙事則爽手之勢偏引重于王言而裒華之忠自銘勞于幕府其輕其重文人代握其權矣不但寫景之工開郝虐人許多沙場作句也

以吐氣之功也乃孝武以親幸驃騎之故務欲其騰踔而篤青之上因令其徙部代郡獨當單于又悉配以敢戰深入之士追單于適與青值絕幕窮追而驃騎反得以斬級搴旗之功從容而收其利因而菀枯勢異顯晦頡殊此亦紲伸之際不得其乎之極致也史公偏于青之一戰臚次極其詳盡使于古以下猶若身在行間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此語又爲青出脫與李將軍傳不同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再總束一句合寫出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戰之奇也並非贅筆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又重提更明書車重與大將軍軍等亦穿一筆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

師率減什三以下三句叙去病方畧最明淨健舉謂簡練精卒十之七不

比車着皆匈奴王號

將軍只用一筆敘過前極詳此極畧而悉千詔書中敘出虚實變化巧妙絶人亦開後人無限快門也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常弼之士約輕齎絶大幕謂輕騎度沙漠涉獲章渠涉水得王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三字山名濟弓閒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三句言執其絶遠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至此方註明所斬虜師率減什三取食于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絶可誦以功已多大將軍句古雅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至此凡五益封矣右北平太

搗斗糧但掠食匈奴積聚而孤軍深入未嘗乏絶也舊解謂師率減什三捐漢軍失亡之數必恐與上下文勢不貫不必從敘功之狀繁而不殺正史公筆力大處若入後人手必有許多芟除歸併之法不古甚矣然史公他文亦頗有可省處惟此詔倌戰得體一字不可去須味之

守路博德以下歷敘裨將封賞愈覺冗手可熱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那山從驃騎將軍段（段攻）

點從驃騎妙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稗專王伊即靳此二人匈奴降王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靳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一筆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此處驃騎甚詳大將軍極畧相對看各極其妙兩軍之出塞（此傳外隻眼史公自作特筆更不關兩人之事）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頓令前文戰功煊赫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並爲大司馬又別定功令珠）其祿秩孝武着意招舉如此）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二句附見亦（亦傳外傳也）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以下分置品題不滿驃騎之意因多然亦終不肯過許衡青是史公一片之心）

驃騎方略殊壯而不恤士卒衛青仁善退讓而節概鮮聞二人貴極一時功冠西漢而品則如此則漢之風尚可知矣爲二人傳故不得不叙述乎生然叙于死枯分勢之後則深有意焉不僅以簡筆了之

痛惜李廣處　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此段痛貶正與李將軍傳貴不）仁愛士卒處一一對看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如此爲將鮮不覆敗者而驃騎竟成大功）即前所云適有天幸也史公文字彼此互相發明非偶爾着筆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青爲人實然原非過物）然天下未有稱也

衛霍一傳敘伐胡功烈屢矣莫奇于元狩四年之役兩軍分出彼此各敘而虛實詳畧一一對針極盡筆力之奇無一毫零贅也楊升庵云自日且入至行二百餘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實千秋之絶調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司馬相如迎合孝武之意開導病民（）遂自已畫錦題橋之樂其人殊不足取但為詞人之魁傑而前干叙文君事絶為神品則其末可廢也

舍官而作游客是擊劍讀書之胚胎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豈以讀書擊劍爲賤伎而被以惡名耶小處不甚了了）故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慕之而生平無一相似）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故奇與篇首好字反應）會景帝不好辭賦（二句亦倒裝法）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自是詞人氣類）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説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以相如之才月又令客車騎雍容亦又為富人所屬目則以令為寔多文君不患不歸相如矣而乃必挑以琴心奔于亡命何哉蓋相如文君于古之佳儷也使以令為媒以勢相合以利相隨則亦賈兒販婦之常徑耳何以見兩人之自具錦心自留青眼乎彼挑此奔所以明此段風流絶不緣勢利作合耳君主

之賦可見古人作一傳文必有許多耳攝目染之助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平日久要之言淡而有情味不知史公如何摹得出來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有一段相如在事從此以下悉是相謹肅如之謀直欲得妙臨邛中多富人陡接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富人眼熱不覺墮計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作態本極可厭

以有琴心一韻事則涎臉皆生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富人莚中豈有韻客傾者為令而傾非為相如而傾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極意作態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倒轉前繆為恭敬句可知此蚤作用本出相如主謀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前既以琴心感文君又補此句不及飲卓氏寫文君心曲妙既罷相如乃使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至此即不復用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相如文賦皆可單行附于傳恐讀之不能終篇也若史公之傳相如則止此而已故删録之

繆態矣文君夜亡奔相如眞乃雄警女子非可妄訾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以如許之事而乃名節不足論惟以人分錢爲斤斤眞富人語笑柄不小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若境實難捱非自咎其相從之孟浪狀玩久之二字甚妙也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藏過一段計謀只以實筆寫出而千古以下無不知其爲詭詐故奇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計昆弟

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先說破就裡此子善說富人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此非富人所知故只輕帶急歸重令客妙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富人出手不易分字文君亦可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倒應景帝不好詞賦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千古第一遭逢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

已上撮予虛賦大旨於前

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卽後半篇無是公所云
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
楚稱開千古文人滑稽之祖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
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
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淮南列傳

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
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
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猶畫愚駭人入骨眞妙筆王日夜與伍被左
吳等案輿地圖此處明揷伍被而後文多伍被美詞可見前是考竟之辭後乃伍被文致之語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卽晏駕廷臣
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

訓亦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以行仁義而必欲奸天
藴藉位小人有所爲而爲之往往有此口吻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淮南既禽詞連伍被上以被雅詞多稱引漢之美欲賞赦之為張湯所爭而并及於戮則可見伍被諫淮南前後言語並得上聞矣此等言語所謂秘謀間說也誰為籍紀者殆伍被對簿漢廷自述其始終條對之詳以視九脫耳迹其徵引往事具見巔末逆人而不知時一語可千識不磨然其

初之既明何故又依違隠忍而卒為盡僥倖之謀以自取族誅之慘是猩猩嗜酒其貪昧冥頑反甚于不知其勢而妄圖之者矣被之人與言俱不足取而文義嫠然理暢而氣古比于莽大夫之劇秦美新不啻霄壤之倍蓰故録之

面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欲促深被悵然曰上寛赦大王賜几杖談事在前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伍被誠見及此何故終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不能自持故未可信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又順其勢而隠奪之臣聞聰者聽於無聲被言直是一篇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所謂來謀者謀萬全也此是正答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

作者也已上論眉似故海内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是以喻國家之存亡矣千歲百年近世累累說下若人後人手不排則冗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仍跟前說亦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已上似提段密以下三段承百年之末言之昔秦絶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東南輓漕以給西北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此句申已舍欲為寇者十之三四矣古文以明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暗互見為變化者甚多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血頃獻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五六七三段極整齊又極排宕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凡欲動人之聽者必雜以恢宏汝西皇之使最得縱橫遺習汝西皇之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若幷不得觀則望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幻絶封禪書所未見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男女振與倨同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試問神仙何所資於人間百工之事愚弄至此

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蓬萊藥馬醫可笑極矣即從

臣無將將則必誅爲人臣子位不親觀蕃乃不思維城翰固之患而出於覬覦非分之計其心之逆固已難逭伍被但爲計算成敗而絶不與較論是非便非純臣之節矣其終與之同陷於大戮也不亦宜乎

漢高祖以匹夫得天下而其子隊往往效尤明高祖並以匹夫得天下而文皇靖難喋血家門因而逆藩作逆

而不悟蓋其徹之者深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即今之日本國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勢極止王不來中國鼎偏是化外之人得恣其欲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无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先是力竭繼是悲思然於无解層次井然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陛接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問但以首難者爲聖人非質言也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卷』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苦亦接踵而起原其意皆見前人得之之易也然亦何不并觀于前人覆敗之賠平伍被引高帝之易折人吳楚此實有功世道不淺

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
侯間四字立論之本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
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
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勘破隱獨不
觀近世之吳楚乎折落近世之吳楚其語妙猶夷狄桀而秩然整齊夫吳王賜
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
鑄銷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
船言畔者本領絕大而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
非特終不能成功
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

與以竇嬰爲將計定謀士以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
擊吳楚故
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
下笑寫得前如屯雲之集後如落葉之掃令人索然意消夫以吳越之衆不能
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逆天是正論但就時勢上說已失之
矣
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
有萬倍于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畧用一頓即疾轉好筆力
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
此中大有鈴束之妙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亦暗與宮中生荊棘露沾衣語遙作關會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楚靈王聞子革誦祈招之詩饋不食寢不寐卒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淮南王聞伍被之言氣怨結而涕滿国可謂深感矣而卒亦終不免於叛逆者甚矣邪心之難格也故孟子論大人以格君心之非為王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絶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檃括聞誅一夫紂矣之意而不襲其辭）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絶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直以獨夫紂指斥王可謂犯顔敢諫之至矣卒爲畫僊倖之計）何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横流即起歷階而去

君子讀伍被折淮南反謀之言而嘆見幾之宜審赴義之不可以不決也夫被而非智者則已被誠智者則宮中麋鹿已成爲沼之憂故國乘禾業隕沾襟之涕持之過急勢不過誅狎之既深氣將見奪天下豈有父母孰於王宮密畫需之半載而猶不虞洩機謀於道路啟猜釁於漢廷者哉淮南之亡翹足可待乃被猶依違兩可卒爲首謀者不過刀鋸當前冀賒旦夕之死事倖可成則依日月之末光固堪化家爲國即不成亦欲藉此兩岐苦口爲免脫之緣耳見幾不審赴義不決卒傾廟社井陷身家於乎惜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